寂寞感

生活語絲 吳康民

病了一場，入院兩日。四肢無力，仍得趕稿。這就是專欄作者的苦處。

有一個「地盤」，可以抒己所感，這又是專欄作者的好處。

我在本報寫專欄，大概逾四十年，寫出了感情，也與讀者有所交流，有沒有「粉絲」，我不知道，但一天不寫，好像欠缺了什麼。

我不是寫作為業，自己長期從事教育事業，也議政從政，當了二十多年全國人大代表，更參與香港回歸的基本法草擬諮詢全過程，從此與政治結下不解緣。但我又不是專業政客，總覺得教育眾多弟子更有滿足感。

現在受教於我或在我主持的學校讀過的學生逾萬，他們都叫我做「老校」，就是老校長的意思。這個「老校」，我十分受落，承認受教於我或就讀於培僑的學生，對這位「老校」有印象，或者可以說不少人有好感。正是有一分耕耘，有一分收穫。育人比育秧不同，育人有感情交流，回報要高得多。

我主張有教無類，不輕易處分學生。但後來我離開教學前線多年，繼任者對處理學生的過失與我未必相同。記得有一次我在理髮店理髮，遇到一位曾被學校斥退的頑皮學生，他居然為我結賬，這使我感到十分慚愧。我認為他一定是因為在學校犯規受處分有所悔過，而不是懷恨在心，才會這樣做。

我現在垂垂老矣，不僅未參與校務，對學校的師生也甚陌生。只是因為我仍住在學校宿舍，日常會在校內行走，所以有些師生仍會認得我，常常在校園打個招呼。可惜我完全叫不出他們的名字，甚少交流，缺少了一份人生樂趣。

現在只有我的辦公室內的幾位同事，大家比較熟絡，有時也會同去酒家用餐。其他也只有幾位老同事會點點頭。許多人我都不知道他們是學校的教工還是來訪的家長或客人。

老人總有一定的寂寞感。去年老伴去世，兒孫常不在家，我又不喜歡追看電視劇，寂寞感更甚。除了讀讀書報外，又能如何排遣寂寞呢？

活在當下的洪荒頑童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巴西奧運會落下帷幕，留在我們印象中揮之不去的，少不了中國游泳隊運動員傅園慧。她以一句「我已經使出洪荒之力啦」，贏得「洪荒少女」的綽號。我覺得更應該稱她為「洪荒頑童」，因為「少女」這個稱號似乎有年齡界限的意味，但她的洪荒之力不受年齡限制。

除了令人開懷大笑的金句之外，令我印象深刻的，還有傅園慧在預賽之後，剛剛走出泳池就接受記者採訪，但竟然是通過對方提醒，才知道自己游出佳績：「五十八秒九五？我以為是五十九秒！」可見，最後的結果出乎意料，也許是她這段時間從未突破的成績。

這也許是我們常說的「潛力」：賽跑時跑出自己從未有過的速度、危機時刻想出從未想過的計策等等。我們有時能夠發揮前所未有的「洪荒之力」，就是體內潛伏的開悟性質，突然發出力量。沒有完全開悟的人，也許只有那麼一瞬間的力量，像是「開悟小離子」，瞬時散發，然後消失。但若是真正的開悟者，就能經常感受到這些潛力離子的能量，切身體會它帶來的變化。

我與傅園慧並不相識，不敢確定她是否一個真正的「開悟者」，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，她帶有開悟的能量，當她全情投入時，就能爆發潛能。

除此之外，活在當下也是她令人喜愛的原因。她的率真，恰恰源自能夠着眼於「現在」。預賽取得佳績，當不少人（包括採訪她的記者）可能會展望決賽時，她卻表示沒有期待，因為現在已經很好，很令她滿意了！要知道，我們的難過，多數來自對過去的懷念，或是對未來的焦慮。「洪荒頑童」之所以能有人見人愛的真性情，恰恰因為她能夠活在當下。真心希望她能永遠保持頑皮和率真！

紫藤與母樹

琴台客聚 彥火

接到李蕙大姐的《一片冰心》。

打開書，映入眼簾的是三幅紫藤畫，分別是出自四位畫家手筆：郁風、黃苗子伉儷，談錫永和蔡仰顏。

前兩者筆者與之稔熟，特別是黃苗子、郁風伉儷這一對書畫家璧人。

李大姐對他倆筆下的紫藤，有所偏愛，一直懸在客廳中。

紫藤是郁風的畫筆，題款是黃苗子的字。紫藤鋪滿宣紙、鬱鬱茂茂，生機勃然。右下角有黃苗子題詩：

玉管葭灰細細吹
流鶯上下燕參差
日西千繞池邊樹
憶把枯條憾雪時

原詩有點落寞，是李義山的詩，名為《池邊》。此處取其意境。

但，這幀紫藤圖，應是春日的紫藤，濃郁的嫣紫，惹人遐思，與乎枯條憾雪無關。

不管怎樣，每次上門拜訪，李大姐都指着這幀畫，說她喜歡紫藤，是她記憶中故鄉的花樹，在香江就是遍尋不到。

月前赴一趟廣州，友人說，穗城有一處花園街——越和花鳥魚市場，比香港的花墟更「墟冚」。

我特地跑了一趟，卻找不到紫藤，只找到一株紫薇花，勉強購下，聊勝於無，還是不便轉贈李大姐。

李大姐是出版家藍真先生的夫人。

她也是前清水灣製片廠的廠長，入得廚房，出得廳堂。

出版家與電影人的結褵，鶼鰈情深。

她平日寄情於書畫，與丹青作伴；他則與書為伍，是書癡。

退休後，她勤研墨，練寫書法，與藍真先生在清水灣臨海的小屋（孩子為他們購的）度過春花秋月的時光，很是愜意。

她，臨風揮毫；他陪伴側旁，潛心閱讀。此情此景，盈滿詩意。

作為出版家的藍真先生，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逝世。

一直擔心李大姐經受不起打擊。

這就是為什麼我希望能找到她喜歡的紫藤，以解她對紫藤的情意結，也可減退她的傷痛。

收到她重印出版的《一片冰心》，知道她對文藝那「一片冰心」並沒有改變。

所謂「一片冰心在玉壺」，她的文藝心也是依然如故。

她終於熬過來了。請聽她的《樹之歌》：「母樹啊！／你植根於泥土之中／既深且牢／你冠蓋如雲／枝繁葉茂／羨煞人間／但你並不滿足／織根成網／穿牆破壁。」

這棵「母樹」後來遭到狂風暴雨狂襲，被劈成半截：「母樹既痛苦而又無奈／但它並不氣餒／它自信地說：／不要緊／我有根呢／我的根深入泥土。」

他們非法同居，抓起來！

百家廊 蒲繼剛

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情。當時，我在工廠的宣傳部做幹事。

有一天早上，我上班後到開水房打開水，碰到我在保衛處的一個朋友，他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地說：「昨天晚上我們抓了一對非法同居的，那個女孩說認識你，悄悄給我說，讓我找你，讓你去求求情，看能不能從輕處罰。」當時是八十年代中期，雖然改革開放已經好幾年了，但人們的思想觀念還沒有開放到今天這樣的程度。男女要是沒有結婚，住在一起，就叫「非法同居」，站在道德高地上說此事的人，是不齒這種行為的，「公家」如果管此事，或者還會把它歸入到「流氓罪」，那就更嚴重了。當然，當時的社會愈來愈開放，這種事似乎也愈來愈擋不住。但在落後的地方，一個工廠的保衛處就可以把他（她）抓起來，拘留他（她），嚴重的還可以把他（她）們上交公安部門，面臨牢獄之災。在我們這內地的國有企業裡，這屬於挺嚴重的事，弄不好會引火燒身。我心中有些忐忑。

是誰呢？我在腦子裡慌忙地思索着，卻想不起是誰。說真的，當時因為年輕，還沒有戀愛，讓我去與這種事沾邊，我心中還是不情願的。雖然自己看了幾本書，知道一點只要是成年人，就可以自由戀愛，自由支配自己的身體，這是人性的解放，是天賦人權。但當時我所處的環境還不允許說這種話，自己也不太敢說這些話，因為自己是在宣傳部做幹事，宣傳部是工廠黨委下屬的政治部門，是要講政治正確的，我在心裡想的那些話雖然有道理，卻不敢說出來，更不敢與別人辯論。

但我年輕時，又是一個比較膽大的人。我在心裡想，如果真要是我的朋友，或者是關係比較好的熟人，有了困難，我不去幫助他，那我心裡是會不安的。我知道有道理的話可以暫時不說，但認定的事情就要有勇氣去做。我猶豫了半天，最後還是決定去看看。

我放下水瓶後，與那位朋友來到保衛處的拘留室。我進去後，那位姑娘抬起頭來，我一看，這不是我父母家以前的鄰居小薇嗎？她隨自己的父母不是搬遷到南方的一個大城市去了嗎？她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這裡，而且是在保衛處的拘留室裡。小薇見到我，既驚喜又痛苦，又還有幾分膽怯，眼淚馬上流了出來，嘴裡還喃喃地說道：「繼剛哥，救救我，救救我……」我連忙讓她不要哭，心裡卻不是滋味。

小薇是我父母家以前的鄰居秦高工的老三，我們兩家的關係非常好。小薇人長得水靈靈的，臉蛋和身材都非常漂亮，人也很勤快。但小薇學習卻不好，她的兩個姐姐都考上了大學，她卻只上了技工學校，雖然人漂亮又勤快，但在家裡的地位就一落千丈。小薇在家中得不到愛，只好到外面去尋找，後來不知道怎麼就和一個比她大五六歲的青工談起戀愛來。小薇是高知家庭，父母的門第觀念很強，當然看不上那位青工，千方百計阻擾小薇的愛情，並為此讓小薇隨他們一起遷到了南方。後來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了。而現在小薇卻出現在這裡，我一下明白了，小薇是為了尋找心中的愛，才落到這一步的，但卻被他們叫「非法同居」。

也許這種愛有些盲目，但小薇畢竟是為了愛。再說，就是不為了愛，只要男女雙方願意，住在一起又算多大的事呢，也不能隨便就把別人抓起來呀。我下了決心，去找保衛處處長，向他陳情，要他網開一面。再有，前幾天，我還寫了一篇新聞報道，表揚他們保衛處神勇，破了一宗盜竊案子，在我們行業的報紙上和省報上都登了，保衛處張處長見了我，笑得眉毛都開了花。但我知道張處長是個有些能力，卻又奸詐勢力的小人，與他打交道不容易。

果不其然，我來到張處長的辦公室，他一見我，熱情得不得了。但當我說明了來意，他馬上眼睛直盯盯地看着我，彷彿一口要把我吞吃掉。我也不在乎，也直盯盯地看着他，半天，他說道：「他們非法同居，我就可以把他們抓起來，這是流氓罪……」見我沉默了一會，他又奸詐地笑一笑，說道：「難啊，我的弟兄們白天黑夜，為了工廠的治安拚命，好不容易抓到一對亂搞的，總不能說放就放了吧。」我知道他的意思，要想放人，就要交錢，而且交的數目還不少。小薇與那位青工根本沒有錢，而我，就是有錢，怎麼會給他們呢？罰款的錢，到了他們手裡，就讓他們吃喝玩樂消耗掉了。

我說：「張處長，現在男女自由戀愛多得很，沒結婚住到一起的也多得很。我知道他們是自由戀愛，怎麼就是流氓罪呢？」張處長：「他們是在工廠的單身宿舍鬼混被抓到的，你說是不是『非法同居』，是不是流氓罪？」我說：「在單身宿舍住在一起就是『非法同居』，就是流氓罪？這有點太牽強了吧。再說，也沒有法律規定，『非法同居』就是流氓罪。」張處長一愣，這次他不再用眼睛直盯盯地看着我，眼睛還躲避着我的目光，我知道他心裡有些虛弱了。我緩和了一下口氣，說道：「張處長，黨中央現在正在搞第一個『五年普法計劃』，讓大家學法律，懂法律，用法律。我們大家法律上的知識可能知道得都不多，但我們一定要小心，違法的事情可不能做呀。」

這話說到了張處長心裡的痛處，他沉默了半天，才說道：「你來替他們求情，難啊。我也知道，法律現在關於這方面的事情說得比較少，但以前我們一直是這樣做的，大家也習慣了，交點『罰款』，或者被關幾天，也沒有人找我們的事。『非法同居』是不是流氓罪，我再查查，我再查查……」我心裡突然感到好笑，一個大型國有企業的保衛處處長，連「非法同居」是不是流氓罪都不知道，他是怎麼當的！再說，「非法同居」又算什麼罪？什麼法律規定，成年男女自由戀愛，不許住到一起？當時有一部《刑法》，還有一部《治安管理條例》，對此都沒有什麼說法，我是知道的。但在有的地方，「非法同居」就是流氓罪，這種思維現在必須摒棄。

但我對保衛處處長無法說清這些「前衛」的東西，只好求他網開一面，放了小薇和他的男朋友。見他還在猶豫，我又說道：「上次寫你們的東西，在省報上都發表了，趙書記（工廠黨委書記）看到後，也很高興，囑咐我以後多關注你們……」當然，這就是我編的瞎話了，黨委趙書記怎麼會囑咐我呢。但當時，為了壓住張處長，讓他放人，我只好拉大旗作虎皮。相信日後他也不敢去問趙書記是否叮囑了讓我來關注他們，但這話立即起了作用，張處長馬上說道：「蒲幹事筆頭子厲害，讓趙書記也關注我們啦。謝謝你，謝謝你！我馬上放人，放人……」

這事就這樣完結了，但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太多的深思……

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，我們國家的每一點進步，不管是政治的、經濟的、社會文明的，都是在有了人性解放的前提下，才有了這些進步。兩性關係的解放，更是促進了人性的解放，並對社會的進步，產生了巨大的作用。

今天一些極端的人，總想回到過去。想想那個極端的年代，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，百姓缺衣少食；寫錯一個字，說錯一句話，就可能招致滅頂之災。想想小薇的遭遇，想想一個工廠保衛處處長就可以狂妄地叫囂：「他們非法同居，抓起來。」你還想回到過去嗎？

成龍奧斯卡獲獎爲華人增光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當得知成龍成為首名華人獲奧斯卡終身成就獎（Academy Honorary Award）得主時，他正與我幾位好友在台灣見面，透過好友恭賀他，他非常開心，他說：「手機給各方的恭賀留言洗版迫爆。」相信他會出席於十一月十二日在洛杉磯舉行的頒獎禮。

六十二歲的成龍幽默地感謝奧斯卡在他還打得動時給這鼓勵，他感謝家人、合作多年的成家班、拍檔及影迷，又豪言定下目標這座小金人不是他的最後一座，還希望在奧斯卡奪其他獎，「奧斯卡應該沒規定拿完終身成就獎就不能再拿別的獎了吧，哈哈哈～」他笑謂。可見他心中仍有一團火，未滿足於眼前的成就。

大會表揚成龍有無限魅力令觀眾着迷，香港政府讚揚成龍為本地影壇帶來鼓舞，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發新聞稿祝賀，並表揚他為本地影壇帶來鼓舞：「成龍幼年時便開始參與演藝工作，一步一步踏上成功之路，蜚聲國際影壇。歷年來，他在銀幕上的演出，讓人讚歎不已的動作特技，為全球觀眾提供不少娛樂。榮獲這項奧斯卡榮譽獎項，代表着他的成就獲國際認同，亦為本地電影界帶來很大的鼓舞。」

成龍的經歷十分勵志，眾所皆知，他童年輟學接受艱苦的京劇訓練，六歲開始拍電影由跑龍套到成為龍虎武師，繼而憑真功夫立足荷里活，紅遍世界，到在國際影壇獲得非凡成就，至今已經五十六年，仍不言休。他似是為電影而生。

水痘疑惑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有網友告知，在家長的群組裡，有父母討論孩子出水痘的問題。有家長說一到診所，兒科醫生便着她要為孩子接種疫苗，故引發其他家長的討論。

有醫生說接種了也會出水痘（當然，任何疫苗都不是百分百保護的，因為根本不是保護，只會產生一些假抗體，不似天然感染所生的抗體能保護孩子一生），但最過分的是，有醫生說出過水痘也應該接種，不少家長並沒有質疑，還說原來如此云云！

這位網友當然看得目瞪口呆。出過水痘的人，已有對此病毒的抗體，為何還要接種疫苗？有了正牌的，還要去買冒牌貨？我也不明白為何醫生會這樣說，只能說作為兒科醫生，這位醫生也為賺錢而太過分了。

我的兩個孩子都出過水痘。一個我們連出了也不知道，是弟弟出水痘時，我們覺得那些痘痘很眼熟，想起哥哥當年也有四顆一模一樣的，還以為是蚊叮蟲咬，但比平常的久久沒好。我們還跟學校說：「上學兩天就被蟲咬了！」

沒錯，哥哥就只有四顆，也沒有發燒。弟弟的較多，大約十二顆吧，也沒有任何不適，但由於發現了，也有問中醫師。他說可以吃些藥，快點生完，免得他抓成疤痕，便服了幾劑藥。我聽過大部分吃母乳的孩子也是這樣，出水痘根本不是大件事，為何要接種疫苗？

很多醫生說，接種後就算感染了，症狀也不會那麼嚴重（若不是偉大科學發明了奶粉，在這個營養及衛生好的年代，根本不會有嚴重的症狀，為何要怕水痘呢？）但卻隻字不提疫苗本身有副作用，事實上疫苗在美國推出後，反而有更多人染上了水痘。本身不會出現在小孩身上的「生蛇」，更不斷爆發。

疫苗裡的水痘病毒只是減毒，是活疫苗，這些病毒直接入血，亦同時面對宿主的增加，整個社區會更少人有水痘嗎？這是常理，醫生卻用所謂的專業知識去欺騙憂心的家長。

很多自然療法裡所說，水痘反而是對孩子有益，畢生受用的抗體只是結果，製造抗體的期間是要身體自己面對自己的免疫系統，甚至有一說是孩子要藉水痘來處理掉身體不需要的東西，例如母體所遺留的多餘物。中醫裡也有一說，水痘是大自然給孩子的免疫針，發過後便會對寒熱變化更能適應。

露從今夜白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終於趕在立秋前，回了趟長安。

我生在立秋，外出十多年來，從未能在母難日陪在母親身旁。難得今年立秋日，一家子都在，蛋糕上彩燭烈焰，母親忽然有些傷感，十七年了，上一次圍坐在一起分蛋糕，竟是十七年前的事情。

十七年前，長安古道邊，灞橋柳依依。志在遠方的飛揚少年，背囊在肩，除了詩和遠方，隆隆的火車聲裡，甚至不曾回頭看看身後，母親臉上的淚，早已是肆意奔流。

外面的世界，精彩紛繁。美麗的姑娘，憂傷的詩篇，不同於古樸黃土包裹着的綺麗山水。路上的人，遇到的事，走過高高低低的橋，搭過長短不一的車，還有怎麼走也看不到盡頭的水泥森林。

有一回，在美孚新村的小花園裡，等待一個約定的採訪對象。七里香的味道，濃厚深遠，想起可能正在蘋果園裡勞作的外婆，打了一通電話給她。身陷香氣繚繞，外婆人淡如菊。電話那頭，慢言輕語的叮囑，爽朗燦爛的笑聲，一如往昔。收線之前，對外婆說：「等以後我們一起來這裡，嗅一嗅，是七里香香，還是蘋果花香。」

等以後，等以後，等以後。這三個字，想必是許多人，和親人和知己，掛斷電話前一定會反覆提及的吧。等以後，你衣錦還鄉，光耀門楣，好讓堂上雙親深享福澤，以你為傲引你為榮。等以後，風清月明，我們歎茶聽濤，秉燭夜談，把累積經年的心事，一吐而快，喝他個酣暢淋漓，聊他個通天徹地。等以後，香車寶馬，雕樑畫棟，你負責貌美如花，我負責賺錢養家。

可人生哪裡會有等得到的以後。

弟走從軍阿姨死，暮去朝來顏色故。物是人非，能等到的以後，不是滿目瘡痍，也早已不復當年。就比如十七年前，喜食甜食的母親，如今多吃一塊甜膩的蛋糕，念及身體康健，也要猶豫再三。比如，十七年前腳下生風的父親，圍桌多坐了一會兒，再起身時，腿腳蹣跚到幾近失衡。看到他搖晃了好幾下，才恢復正常行走的樣子，心裡的酸楚，不由自主地堆濕了眼角。再比如，少年時形影不離的小夥伴們，久別重逢之後，預想過無數次的話題，被生活裡的磨礪和艱辛，衝擊得始終無法啟齒。

等以後，不過是一劑自欺欺人、自欺欺己的麻沸散。等以後，不過是在窗前凝望時，有船在江上過。你幻想，那條船上要去的，是你一直都想去而未能去到的地方。

即便，真的等到了以後，也不過是我在微博上，寫給外婆的一段話：說好等以後我工作了，帶你搭天星小輪過維港，看海鷗逐浪銜魚，看岸上一點一點亮起來的燈光。你說年輕的時候，只坐過篷篷船，渡過黃湯翻騰的渭水河。說好了要握着你的手，陪你攀上太平山頂，眺望東方之珠的璀璨光華，就像小時候你牽着我的手，去屋後的蘋果園裡，拈花摘果。我以為說好的事情可以凝滯歲月，約定的旅程踐行在即。才過了一個秋天，卻只能站在你的墓碑前質疑：外婆，你怎麼爽約了？

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。失去了便是真的沒有了。彌補這個詞實在是虛偽。枉費我種了這麼多年的花，這樣的道理明白得太遲。

工作在身，離別重啟，執手相看，淚目。